

缘于此次“大河,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在无锡凤凰艺都举办,让油画也展现出一派诗情画意,中国传统的山水意象在此转化为油彩笼罩下的旖旎风光,让我们为之拍手称赞的同时也带来思考,并由此提出一个学术话题,那就是——

# 诗性,能否成为油画民族化的内在核心

■本报记者 唐永明

我们常常用小桥流水、诗画江南来形容身边优美的风景,也就是默认了江南风景天然有诗的韵味。

但对于北方,更多会用苍茫辽阔、冰天雪地来描述,诗的属性就大大减弱了。对于北方的风景来说,南方的艺术家都是过客,大都会流于表面,一般不会有很深的感受。但这次“大河,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展出的作品确实有着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,他们的着眼点和抓取美、理解美、表达美的能力令人敬佩,作品展现出了溢出画外的诗意和浪漫。

在中国古代,尤其是宋代以后至元代,诗书画印被称为文人画四绝,为绘画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。至明清时期,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和完善,成为中国绘画独有的东方风韵。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诗和画从来就是不分你我的孪生艺术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油画是西方的舶来品,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。油画的民族化作为一个课题,几代人为此追求奋斗,做着各种尝试,一直到现在仍在路上。如何让油画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,在东方水土中生长发芽、开花结果,并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,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。

此次“大河,不朽的诗歌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作品展”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启示。古人往往寄情山水,在大自然中寻找人生意义。油画寄情山水,这中间似



潘鸿海 渔歌唱晚 97×146cm 油画 2004年

乎就有很多文章可做,山水油画的诗性表达,不啻为油画民族化凿开了一条新的通道。

这么说并不是要求画家们去用中国画的方式语言来画油画,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,不足为奇,重要的是要有

一种诗性的立意在先去打破那种对客体表面简单的描摹,用文化去解构它,突破它,然后再用画笔去重塑它,聚合它。在创作过程中,时刻保持一种诗性的激情,借助山水风景来抒发表达心中的情感,遐想心灵遨游的天地。如此才能不断地趋近中国油画应该拥有的深度。

中国风景油画固然有很多种可以追求的学术探索,但并不妨碍被统一笼罩在诗性光环下。当山水转化为浪漫精神,才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追求。

以诗入画,或者以画赋诗都是一种形式,实质上真正需要的是艺术家在日常的写生创作中,用带有诗性眼光去看待风景,去描绘山水风光,去解读风景的人文内涵,和山水互动,去发掘隐藏于内心的情感,抒发画者的心声,笔底自然就会流露出诗性的光芒,那样的油画将是怎样的一派优美。

当诗歌碰到油画,文字突然有了温度;当油画遇见了诗歌,画面传出了韵律。

无论是构图的奇崛还是色彩的搭配,只要观察够细致入微,在平淡无奇中也能找到诗一般的美。风景画家还是要立足本土,对我们周边的那些感触比较深的、浸淫时间比较长的风景进行研究描绘,才能有心灵的感悟,才能有诗性的表达。以浙江的潘鸿海先生为例,他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之一。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巷小桥多。”他因为一直生活工作在江南,对江南水乡那种感受是非常具体深刻的,就是细腻到同一条河不同时期那种水的色泽会怎么变化?是偏黄偏绿还是偏灰?“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他好多的作品会强化水的倒影,尤其是对船驶过后水的波纹怎么摇曳颇有研究。“船歌一曲碧波生”“橹声摇晃眼波

开”就是他笔下的常态;小河的石桥上爬满藤蔓,在阳光照射下金黄碧绿,颇有“亚树牵藤阁,横查压石桥”的美感;水巷边上树的景深怎么表现才会好看?“轻舟绿水裁,岸柳隐亭台”;河埠下点缀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浣衣女子,情趣就和普通的风景画大不一样——“湖上女,江南花,无双越女春浣纱”……这就是他的作品区别于那么多同样是画江南水乡的画家的地方。

从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“可见之诗——中国油画名家作品邀请展”系列展中,就可一窥端倪。作为国家级的油画学术研究机构,也在往这个方向进行着努力。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许江曾撰文描写道:诗是一种滤器,让世事的烦乱变得澄彻;诗是一种容盏,将碌碌的平凡跼成感人的诵叹;诗是一种压舱,让每一个人的生命航船,临危不乱,乘风远航。所以,我们强调诗性的绘画;所以,我们呼唤“可见之诗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抽象也是诗的语言,如何把抽象的表现手法融入到我们的山水风景油画当中,这是目前相对比较欠缺的一环。现在二者大都区分得比较明显,写实就是写实,抽象就是抽象,泾渭分明,所谓衍生出的意象,也都是建立在率性、粗犷笔触上的具象,缺乏深度。其实抽象它的节奏、它的韵律,它的无法捕捉虚无缥缈又具体存在的灵魂感,是最能体现诗性的方式,但目前二者融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不多见。

追求绘画的内在诗性,东方的诗性,这就是我们从传统文化出发挖掘出的核心,以诗性定位绘画,建构起绘画一种叙事的方式,从而达到“风雅得意而忘形”的境界,这无疑是油画落户东方生发的一朵奇葩,必将生生而不息。



陈宜明 塞北江南 100×80cm 布面油画 2023年